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一、地理环境	(1)
二、项目缘起	(2)
三、以往工作情况	(4)
四、工作目标与方法	(4)
五、考古清理与报告编写人员构成	(7)
第二章 丸都山城城门址	(8)
一、4号门址	(8)
二、5号门址	(13)
三、6号门址	(19)
四、7号门址	(24)
五、8号门址	(29)
六、9号门址	(35)
七、10号门址及南瓮门角台	(41)
第三章 丸都山城南城墙及排水涵洞	(69)
一、南城墙	(69)
二、5号排水涵洞	(73)
三、6号排水涵洞	(77)
四、7号排水涵洞	(78)
五、8号排水涵洞	(80)
第四章 丸都山城内蓄水池	(83)
一、遗迹结构	(83)
二、出土遗物	(86)

第五章 结语	(87)
一、门址建造特点	(87)
二、排水涵洞建造特点	(88)
三、城墙建造特点	(88)
四、丸都山城修葺年代分析	(89)

插图目录

图一 “丸都山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	(3)
图二 丸都山城门址和涵洞位置示意图·····	(7)
图三 4号门址发掘区平面图·····	(8)
图四 4号门址平、剖面图·····	(10)
图五 4号门址东、西壁正视图·····	(11)
图六 4号门址出土兽面纹瓦当·····	(11)
图七 4号门址出土刻划符号筒瓦·····	(12)
图八 4号门址出土纹饰筒瓦和板瓦·····	(13)
图九 5号门址发掘区平面图·····	(14)
图一〇 5号门址平、剖面图·····	(15)
图一一 5号门址东、西壁正视图·····	(16)
图一二 5号门址出土刻划符号筒瓦与席纹板瓦·····	(17)
图一三 5号门址出土网格纹板瓦·····	(18)
图一四 5号门址出土铁钉·····	(19)
图一五 6号门址发掘区平面图·····	(19)
图一六 6号门址平、剖面图·····	(21)
图一七 6号门址东、西壁正视图·····	(22)
图一八 6号门址出土板瓦·····	(23)
图一九 6号门址出土铁钉·····	(23)
图二〇 7号门址发掘区平面图·····	(24)
图二一 7号门址平、剖面图·····	(26)
图二二 7号门址东、西侧正视图·····	(26)
图二三 7号门址出土刻划符号筒瓦·····	(27)
图二四 7号门址出土刻划符号的网格纹板瓦·····	(28)
图二五 7号门址出土网格纹板瓦·····	(29)
图二六 8号门址发掘区平面图·····	(30)
图二七 8号门址平、剖面图·····	(31)
图二八 8号门址南、北壁正视图·····	(32)

图二九	8号门址出土筒瓦	(33)
图三〇	8号门址出土网格纹板瓦	(34)
图三一	8号门址出土席纹板瓦	(35)
图三二	9号门址发掘区平面图	(36)
图三三	9号门址平、剖面图	(37)
图三四	9号门址东、西壁正视图	(38)
图三五	9号门址出土瓦件	(39)
图三六	9号门址出土铁钉	(40)
图三七	南瓮门发掘区平面图	(41)
图三八	10号门址平、剖面图	(42)
图三九	10号门址出土特殊建筑构件	(44)
图四〇	10号门址出土筒瓦	(45)
图四一	10号门址出土青砖和板瓦	(46)
图四二	10号门址出土铁器	(46)
图四三	南瓮门西角台平面及东北侧立面正视图	(48)
图四四	西角台出土A型瓦当	(49)
图四五	西角台出土Ab型瓦当	(50)
图四六	西角台出土B型瓦当	(51)
图四七	西角台出土刻划鸟头纹筒瓦	(52)
图四八	西角台出土刻划“#”形符号筒瓦	(53)
图四九	西角台出土刻划“×”形符号筒瓦	(54)
图五〇	西角台出土其他筒瓦(一)	(55)
图五一	西角台出土其他筒瓦(二)	(56)
图五二	西角台出土其他筒瓦(三)	(57)
图五三	西角台出土网格纹板瓦(一)	(58)
图五四	西角台出土网格纹板瓦(二)	(59)
图五五	西角台出土网格纹板瓦(三)	(60)
图五六	西角台出土网格纹板瓦(四)	(61)
图五七	西角台出土网格纹、席纹板瓦	(62)
图五八	西角台出土网格纹与席纹复合纹板瓦	(63)
图五九	西角台出土当沟和陶饼	(64)
图六〇	西角台出土铁器	(64)
图六一	西角台出土铁钉	(66)
图六二	东角台及角台西南侧立面图	(67)
图六三	东角台出土遗物	(68)

图六四	南城墙解剖处发掘区平面图·····	(69)
图六五	2014JWNQTG2东壁图 ·····	(71)
图六六	2014JWNQTG2出土筒瓦 ·····	(73)
图六七	5号排水涵洞发掘区平面图 ·····	(74)
图六八	5号排水涵洞平、剖面图 ·····	(75)
图六九	5号排水涵洞南北两侧正视图 ·····	(76)
图七〇	6号排水涵洞发掘区平面图 ·····	(77)
图七一	6号排水涵洞平面与出水口正视图 ·····	(78)
图七二	7号排水涵洞发掘区平面图 ·····	(79)
图七三	7号排水涵洞平、剖面图 ·····	(80)
图七四	7号排水涵洞内、外壁正视图 ·····	(81)
图七五	8号排水涵洞平、剖面图 ·····	(82)
图七六	蓄水池发掘区平面图·····	(83)
图七七	蓄水池平面图·····	(84)
图七八	蓄水池南部墙体局部平面图·····	(85)
图七九	蓄水池南部墙体剖面图·····	(85)
图八〇	蓄水池出土铁器·····	(86)

图版目录

- 图版一 4号门址（一）
图版二 4号门址（二）
图版三 4号门址出土瓦当和筒瓦
图版四 4号门址出土筒瓦和板瓦
图版五 5号门址（一）（上为北）
图版六 5号门址（二）
图版七 5号门址出土筒瓦和板瓦
图版八 5号门址出土铁钉
图版九 6号门址（一）
图版一〇 6号门址（二）
图版一一 6号门址（三）
图版一二 6号门址出土板瓦和铁钉
图版一三 7号门址（一）
图版一四 7号门址（二）
图版一五 7号门址（三）
图版一六 7号门址出土筒瓦
图版一七 7号门址出土板瓦
图版一八 8号门址（一）
图版一九 8号门址（二）
图版二〇 8号门址出土筒瓦和板瓦
图版二一 8号门址出土板瓦
图版二二 9号门址（一）
图版二三 9号门址（二）
图版二四 9号门址出土建筑构件
图版二五 9号门址出土铁钉
图版二六 10号门址（一）
图版二七 10号门址（二）
图版二八 10号门址（三）

- 图版二九 10号门址出土特殊建筑构件
- 图版三〇 10号门址出土建筑构件
- 图版三一 10号门址出土铁门环和铁钉
- 图版三二 南瓮门西角台（东北—西南拍摄）
- 图版三三 南瓮门西角台
- 图版三四 南瓮门西角台出土莲纹瓦当
- 图版三五 南瓮门西角台出土兽面纹瓦当
- 图版三六 南瓮门西角台出土刻划鸟头纹筒瓦
- 图版三七 南瓮门西角台出土刻划符号筒瓦（一）
- 图版三八 南瓮门西角台出土刻划符号筒瓦（二）
- 图版三九 南瓮门西角台出土其他刻划符号或纹饰筒瓦（一）
- 图版四〇 南瓮门西角台出土其他刻划符号或纹饰筒瓦（二）
- 图版四一 南瓮门西角台出土筒瓦
- 图版四二 南瓮门西角台出土板瓦（一）
- 图版四三 南瓮门西角台出土板瓦（二）
- 图版四四 南瓮门西角台出土板瓦（三）
- 图版四五 南瓮门西角台出土当沟与陶饼
- 图版四六 南瓮门西角台出土铁器
- 图版四七 南瓮门西角台出土铁钉
- 图版四八 南瓮门东角台（一）
- 图版四九 南瓮门东角台（二）
- 图版五〇 南瓮门东角台出土遗物
- 图版五一 南城墙解剖（2014JWNQTG2）
- 图版五二 南城墙 2014JWNQTG2出土筒瓦
- 图版五三 5号排水涵洞
- 图版五四 5号排水涵洞南侧出水口散水（南—北拍摄）
- 图版五五 5号排水涵洞北侧入水口（上为南）
- 图版五六 5号排水涵洞北侧入水口解剖（上为南）
- 图版五七 6号排水涵洞（一）
- 图版五八 6号排水涵洞（二）
- 图版五九 7号排水涵洞（一）
- 图版六〇 7号排水涵洞（二）（东—西拍摄）
- 图版六一 7号排水涵洞（三）
- 图版六二 8号排水涵洞（一）

图版六三 8号排水涵洞（二）

图版六四 蓄水池（一）

图版六五 蓄水池（二）

图版六六 蓄水池出土遗物

第一章 引言

高句丽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边疆民族政权。西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扶余人朱蒙在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县）建立政权，西汉元始三年（公元3年）迁都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北魏始光四年（公元427年）再迁都平壤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丽政权被唐朝所灭，历经汉、魏晋、隋、唐，存世705年，传28位王。

丸都山城是高句丽早、中期的重要城址之一，作为高句丽时期国内城的军事守备城，曾两次作为王都使用，在高句丽历史发展进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西汉元始三年高句丽迁都国内城后，为了加强防卫，于城北修筑了尉那岩城。东汉末年，公孙氏割据辽东，高句丽受公孙氏管辖。曹魏时，高句丽与公孙氏政权同臣属于曹魏。但为各自的地方利益，双方在东汉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发生大规模战争，高句丽溃败，国内城被毁。东汉建安三年（公元198年）高句丽山上王加固扩建尉那岩城，修筑大型宫殿，尉那岩始称丸都。公元209年高句丽山上王移都于丸都城，至此，丸都山城的整体布局基本完备，高句丽山城的营造技术和山城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公孙氏政权灭亡之后，高句丽直接与曹魏交界，双方屡有冲突。公元246年，高句丽东川王在位时，曹魏幽州刺史毌丘俭攻丸都城。“二十年冬十月，俭攻陷丸都城……二十一年春二月，王以丸都城经乱，不可复都，筑平壤城，移民及庙社。”^①丸都山城宫殿遭到破坏后高句丽东川王移都国内城。

高句丽故国原王时期，为防前燕政权鲜卑慕容氏的进攻，于东晋咸康八年（公元342年）修葺丸都山城和国内城。同年，慕容皝进攻丸都山城，丸都山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虽仍有关于丸都山城的记载，但其作为王都和军事守备城的功能已基本不复存在。

一、地理环境

丸都山城位于集安市区北部2.5千米的高山上，行政区划隶属集安市通胜街道通沟村的10组、11组、12组。

丸都山城所建区域的高山属于长白山系的老岭山脉，山脉自东北蜿蜒向西南，纵贯集安全

^① 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09、210页。

境。丸都山城则雄踞于山脉的峰峦之上，山城四周，层峦叠嶂，异常险峻。山城西方，隔深谷便是高耸入云的小板岔岭（1906年，在此修筑公路时曾发现毋丘俭纪功碑），形成山城西面几十千米的天然屏障，地势险要，车马难通。山城南临通沟河，河南为冲积的狭长河谷阶地，阶地上星罗棋布地分布着高句丽时期墓葬。通沟河环绕城南由东向西流淌，受高山阻挡后，急转南下在集安市区西面（国内城西城墙下）向南注入鸭绿江，形成东北至西南走向的通沟河天然屏障。山城之西是七星山，与山城西墙中段所占之主峰相接，南北走向，一直延伸到鸭绿江，形成天然的西侧屏障。山城东侧是较宽敞的山谷，距山城0.5千米处是现今的集安市郊的山城村。

丸都山城凭借自然山峰的脊梁建筑城墙，外临峡谷峭壁，内拥缓坡平川。城内东、西、北三面地势较高，南面较低，高差较大，使得整个山城宛如“簸箕状”。城内北部地势较高，均为山陵、沟谷，海拔349~652米，北部分布有两条南北走向的沟谷，东部为张家沟，西部为刁家沟，两沟在南面的小溪处汇合。张家沟坡度略缓，至北端分为两支，左侧称“黑瞎子沟”，右侧称“大潦荒子沟”。黑瞎子沟通往北墙中段，大潦荒子沟通往城墙东北角。刁家沟坡面较缓，到北部亦分为两支，左侧的卧子沟通往西墙，右侧的盘道沟通向城墙西北角。虽然张家沟和刁家沟的北端接近墙体处坡度较为陡峭，但是从城内总体布局看，这两条沟谷亦可作为通往城墙的道路使用。城内南部多见平缓台地，海拔一般在310米以下，从地理形态来看，丸都山城的南部台地以自然冲沟为界分为东大坡和西大坡两部分，其中西大坡是山城内遗存的主要分布区，有瞭望台、蓄水池、宫殿址、墓葬等遗存。

丸都山城环山为屏，腹内为宫，谷口为门，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风水”理念。山城防御坚固，城内宽敞自如，环境优美，建筑、军事、生活、生产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首创了高句丽文化中与自然完美结合的“簸箕形”山城的建筑模式，成为高句丽时期唯一的一处以大型宫殿址为核心规划整体布局的山城王都。

二、项目缘起

丸都山城于1982年2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一），2004年7月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为了加强世界文化遗产丸都山城的保护管理与展示，将丸都山城打造成集自然风光和文物遗址保护展示于一体的遗址公园，在延续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同时，彰显浓郁的高句丽民族文化，弘扬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而带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地方旅游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吉林省文物局和集安市文物局本着“加强保护、合理利用、突出重点、逐年实施”的原则，谋划了丸都山城遗址本体保护与展示工程项目。

2011年3月，集安市文物局聘请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和总装备部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共同编制完成并上报了《吉林省集安市丸都山城南瓮门址两侧墙体延伸加固展示工程设计方案》，同年4月，国家文物局下达批复文件《关于丸都山城南瓮门址两侧墙体延伸加固保护展



图一 “丸都山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

示工程项目的批复》（文物保函〔2011〕849号）。工程主要内容是对丸都山城南瓮门址两侧延长150米城墙本体进行考古清理、结构加固、归安、补砌，做好回填保护、防渗排水及铺设柔性钢丝网防护和绿化展示等方面内容。2012年9月开始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南瓮门东、西两侧角台，又编制了《吉林省集安市丸都山城南瓮门遗址东西侧角台本体保护工程设计方案》，2014年5月19日，国家文物局下达批复文件（文物保函〔2014〕718号）。

2013年1月，由总装备部工程设计研究总院编制完成《吉林省集安市丸都山城遗址本体保护工程总体设计方案》，工程项目主要内容是对丸都山城的城墙本体进行保护修缮，恢复蓄水池遗址，修建保护展示道路、参观平台、指示牌等设施，并对遗迹周边进行绿化，加强展示效果。同年6月，国家文物局下达批复文件《关于丸都山城遗址本体保护工程总体设计方案的批复》（文物保函〔2013〕932号）。2014年4月正式展开施工，施工期间又编制了《吉林省集安市丸都山城遗址本体保护工程9号门址、挡墙及涵洞补充方案》，2016年7月，国家文物局给予批复（办保函〔2016〕728号）。

在开展上述保护工程项目之前，为了进一步搞清楚保护维修目标的分布范围、建筑结构、材料形态、工艺制法等方面内容，集安市文物局委托集安市博物馆开展了前期的考古工作，在取得第一手考古信息和资料后，研究出科学的保护维修方法，进而指导保护维修工作。在文物保护维修工作中，考古先行并将考古工作始终贯穿于文物保护维修工程的始终，彰显了考古工作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三、以往工作情况

丸都山城，当地俗称“山城子”，20世纪初，日本人曾对该城址进行过初步调查和著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各级政府非常重视丸都山城的保护管理工作。

1957年7月，由吉林省博物馆李殿福和集安县文物保护管理专职人员林至德对丸都山城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首次调查和测绘。

1960年4月，集安县文物保护专职人员林至德对丸都山城进行了初步测量和调查。

1961年9月9日，成立集安市文物保管所，专门负责丸都山城的保护管理工作。

1962年6月，吉林省博物馆和集安县文物保管所联合调查丸都山城，进行了实地勘测，开始建立科学档案。

1963年，丸都山城设立木质标志牌。

1982年，吉林省博物馆李殿福先生根据历年调查结果，认定“山城子”为高句丽时期的丸都山城，即历史文献上的“尉那岩城”。同年2月23日，丸都山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10月20日，集安县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划定第二批文物保护范围的通知”规定，“丸都山城保护范围为城内全部，城外100米”。

2001~2003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对丸都山城城墙本体和城内的遗迹进行了全面的测绘、调查和试掘，先后清理发掘了宫殿址、瞭望台、蓄水池、1号门址（南瓮门）、3号门址，获取了大量翔实、科学的数据和一批珍贵的文物。在上述考古发掘的基础上，2003年对瞭望台、1号门址（南瓮门）、3号门址进行了保护维修，修建了通往城内各遗迹单位的展示甬路，增设标志说明牌，同时对宫殿址、蓄水池进行了回填保护。

2007年，对宫殿遗址开展了回填保护展示工程项目，在对遗址回填保护的基础上，原址进行1:1比例遗址建筑结构的模拟展示，同时在瞭望台和宫殿遗址的边缘设立展示观景台。

四、工作目标与方法

2012~2015年丸都山城的考古清理工作主要是为了配合丸都山城保护维修工作，围绕山城的保护维修目标而展开的。鉴于本次考古清理工作是为后期的城墙本体保护维修提供基础考古资料，以搞清楚城墙的外部建造形制、结构和方法为主要目的，不同于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因此我们依据《田野考古工作规程》（2009年修订版），同时结合高句丽山城城墙的现存状况，研究出切合实际的高句丽山城城墙考古发掘方法，并在考古发掘具体实践中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一）工作目标

1. 重点考古工作目标

千百年来，丸都山城历经多次战乱，受人为破坏和自然损毁的影响，部分遗址地表之上迹象全无，因此搞清楚这些遗迹的分布范围、建筑结构、形制、工艺、方法是本次考古工作的重点工作目标，包括南墙大部分墙段、新发现的角台、门址、排水涵洞等遗迹。对这些遗迹进行重点的考古发掘，绘制遗迹图，拍摄照片，做好文字记录。

2. 次重点考古工作目标

包括地表之上现存迹象较为明显，建筑结构、形制、工艺、方法较为清楚的遗迹，如大部分墙段的墙体、门址、蓄水池遗址等。主要工作内容是勘查基础结构，研究分析地质灾害对其影响，做好相关的拍照和记录工作。

3. 一般考古工作目标

包括保存相对较好的墙段和附属设施。此类遗迹不多，主要是指现存于东墙、北墙基本保持原始风貌的墙段，这类墙段保存相对较好，墙体之上尚存女墙、柱洞等附属设施。主要工作内容是做好拍照，记录病害位置、程度，研究分析其建筑结构、形制、工艺、方法，为其他同类型遗迹的保护维修提供依据。

（二）工作方法

1. 第一步：初判范围

对地表之上已经没有遗迹现象的墙段，依据两侧现存墙体的分布范围和规律，大致确定墙体的可能走向和范围。根据大致确定的城墙分布范围、形状和走向布设探方。

2. 第二步：判断结构

方法一，“点线法”。以现存于地表之上的较大石条（块）作为判断城墙基础石条（块）的依据，如果能串联成线，又符合高句丽城墙的砌筑规律和特点，那么即以此作为城墙底部边缘的依据，依此继续进一步的考古清理，也就是“找边”。

方法二，“探沟法”。对一些保存现状不好的墙段，由于多年的泥土淤积，地表之上不见墙体的任何依据，采取“探沟法”，即根据附近已知城墙的分布和构筑特点，初步判断出墙体基础的方向，并依此划定为墙体内墙或者外墙的一条边，然后采用探沟法从墙体边缘入手，探寻墙体基础的位置，当确定墙体基础石条（块）的位置和方向后，再沿着墙体继续考古清理，直至墙体的内墙和外墙位置、走向全部清楚。

3. 要点

清理墙体基础必须由上至下清理至原生文化层，要确定墙体基础石条（块）起建的原始层位，否则，所见石块可能为后期滑落或扰动的石块，会影响墙体基础范围的判断。

（三）工作分期

按照丸都山城城墙本体保护维修工程项目的实施时间顺序，丸都山城考古发掘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

1. 第一阶段：2012年9月~2013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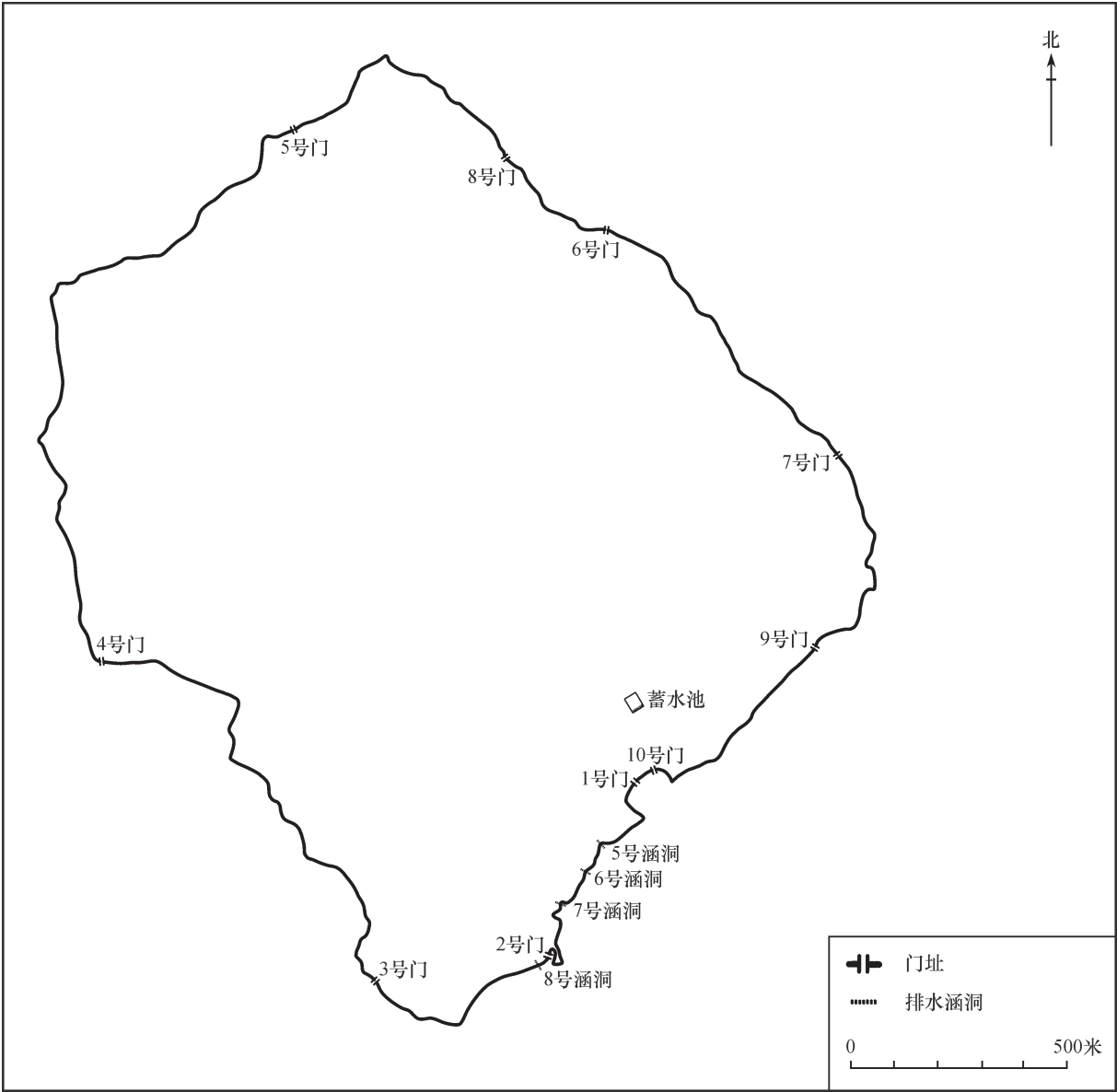
主要是围绕丸都山城南瓮门及两侧延伸150米范围内城墙的基础范围、结构、砌筑方法和附属设施的面貌开展考古清理工作。在清理南瓮门东、西两侧转角时，新发现两座角台，在1号门址的东侧新发现10号门址，在清理发掘南瓮门西侧墙体时新发现5号排水涵洞。

通过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基本搞清楚了南瓮门的形制布局、建筑规模和墙体的建筑形制、结构、工艺、规律，以及建筑材料的材质和“楔形石”“梭形石”的使用方式、方法，这为后续的保护维修工程开展和第二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 第二阶段：2014年4月~2015年10月

由于自然地理形态的原因，丸都山城南部地势较低，因此南城墙的墙体都是人工建筑而成。由于地势低洼，南墙受自然洪水侵蚀较为严重，保存状况不好，大部分墙段砌石散落，基础石位移严重，很多地段地表之上不见遗迹现象，因此对南城墙的考古发掘是第二阶段的工作重点。在对南城墙的考古清理中，在南墙西段新发现了6号、7号、8号排水涵洞，在南墙东段新发现了9号门址。对蓄水池址的四面墙体进行考古清理，发现东、西、北三面墙体保存状况不佳，而保存较好的南面墙体由内、外两道墙体构筑而成，中间夯填亚黏土用于防渗水，亚黏土与外墙中间还发现草席一类的包裹物，增加防渗水功能。

对于东、西、北面城墙的考古清理工作，除了重点清理已发现和新发现的门址外，对于大部分的墙段基本采取“最小干预”的方法，以先搞清楚城墙本体是人工砌筑或者以自然峭壁为墙作为主要目的，在此基础上搞清人工砌筑城墙的建筑形制、结构、工艺和规律等方面内容，为后续的保护工程维修提供考古依据。考古清理中，在东城墙北段新发现了8号门址；在西城墙中段新发现了4号门址，以前所认定的4号门址只是西城墙上的一处倒塌缺口（图二）。



图二 丸都山城门址和涵洞位置示意图

五、考古清理与报告编写人员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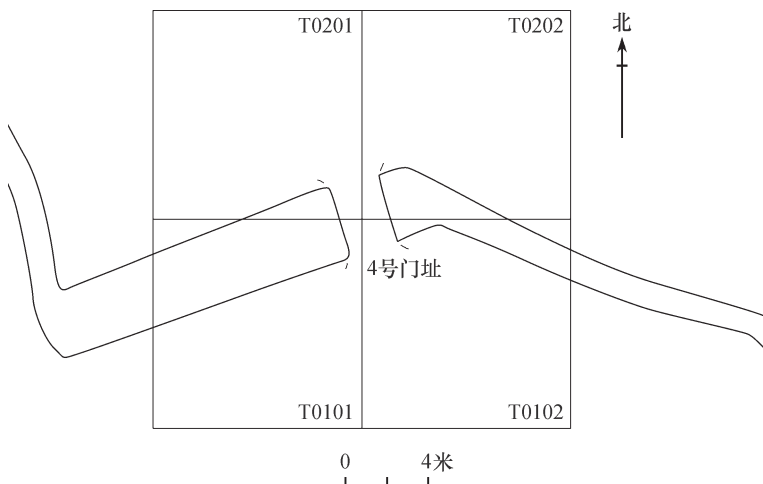
领队：王鹏勇
执行领队：郭建刚
发掘人员：高远大、苏作威、张然、王显华、刘宾、于忠堂、董金鹏、吴运东
绘图：王鹏勇、苏作威、王显华、李睿哲、郭建刚
照相：苏作威、王显华
三维建模：徐廷、苏作威
测绘：潘大伟
报告编写：解峰、安文荣、武松、董峰、王鹏勇、郭建刚

第二章 丸都山城城门址

本次考古工作清理了丸都山城的4~10号城门址及南瓮门（1号门址）的东西角台。其中4号、8~10号门址为新发现的门址。各门址情况如下。

一、4号门址

该门址是在2015年清理西墙体J段时新发现的城门址。揭露出该门址后，给其编号2015JWN4，即4号门址^①。清理墙体时在此处发现大量碎瓦片，遂在此处布10×10米探方4个，编号为2015JWN4T0101、2015JWN4T0102、2015JWN4T0201、2015JWN4T0202（图三）^②。此4号门址位于丸都山城西城墙北段，建造于连绵山脊的一处小山峰之上，此处城墙随山脊走势略呈东西向，向西10余米城墙转而折向北，呈近南北走向。此处山峰地势稍平缓，北部略高于南部，南北两侧山坡坡度较大。从城内刁家沟沿小路可登至4号门址北侧百余米处。



图三 4号门址发掘区平面图

① 原先认为的4号门址，经进一步清理确认为是晚期破坏墙体所形成的豁口，而非门址，故将原4号门址编号取消，给此新发现的门址编为4号门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丸都山城——2001~2003年集安丸都山城调查试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6、52页。

② 为简洁起见，图中探方号均省略前缀，下同。

（一）地层堆积

1. 4号门址周边地层堆积

以2015JWN4T0102南壁为例。

第1层：地表腐殖土，黑灰色，疏松，包含植物根须、少量碎石及残瓦片，厚10~20厘米，该层为山城废弃后自然形成。

第1层下为生土层，黄褐色土，包含小碎石块，城墙建造于该层之上。

2. 4号门址门道地层堆积

以2015JWN4T0101东壁为例。

第1层：地表腐殖土，黑灰色，疏松，包含植物根须、少量碎石及残瓦片，厚10~20厘米。

第2层：门墩倒塌堆积层，黑褐色土，包含大量倒塌的门墩砌筑石块、植物根须、残瓦片，厚约30厘米。

第3层：瓦片倒塌堆积，黄褐色土，出土较多瓦当、筒瓦、板瓦残片，厚10~15厘米，应为城门的瓦顶木结构门楼倒塌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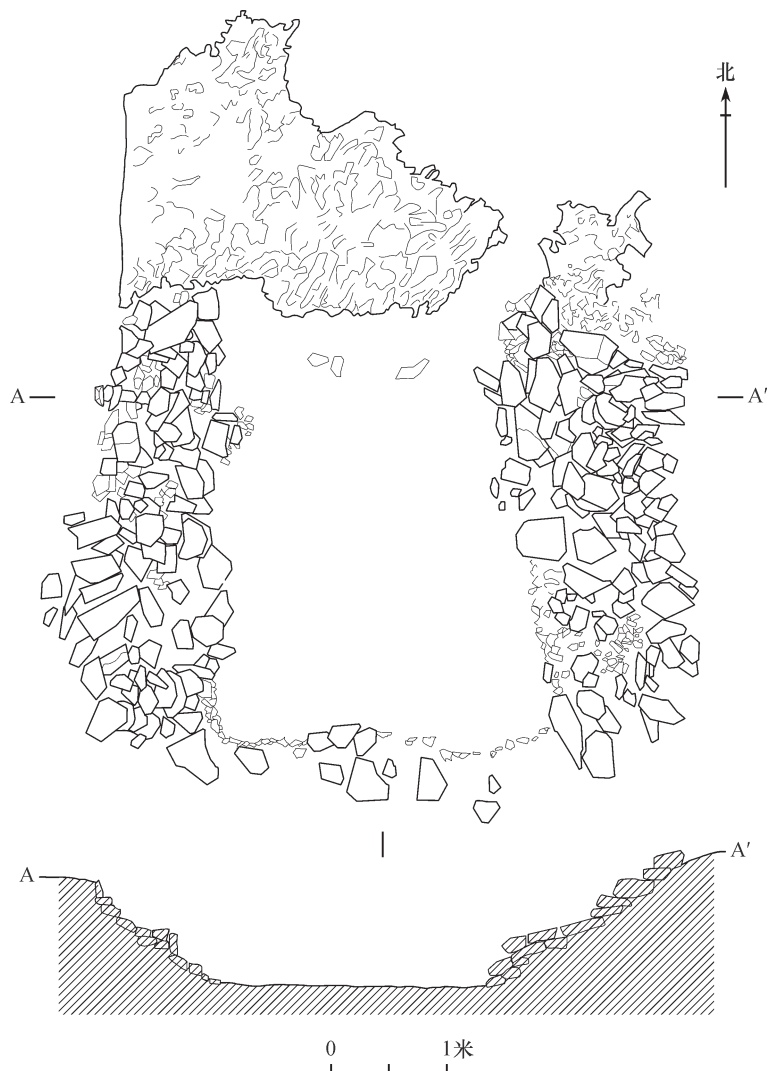
第4层：门道地面，黄褐色土夹杂小碎石块，厚5~10厘米。

第4层下为生土层，黄褐色土，包含小碎石块，最厚处约30厘米，主要分布于门道南北两侧，门道中部为山体岩石。

（二）门址

4号门址保存较差，门址由横断墙体形成的两座门墩和门墩之间的门道组成。此处城墙单面砌石，即朝向城外的南部由石材垒砌而成，城内的北部为自然山顶地面。东西两座门墩与墙体没有明显的界线。门墩边框砌石全部缺失，因此无法确定门道宽度，但却可以观察到两侧门墩的内部结构。两侧门墩建造方式相同，其具体建造方式是先将此处山体岩石城外一侧向下凿，形成一个立面。开凿部分的底部较为平整，形成了靠近山体岩石立面一侧较平整，靠近山坡的另一侧为缓坡的地面。倚靠山体岩石立面用石材砌筑墙体，石材大小不一，多为长条形，一般石材的长轴垂直于城墙走向，也有少量与城墙走向相同。缝隙间用小碎石填充。下凿山体岩石最深处约1米，石砌墙体南北宽约4.1米（图四、图五）。

门道内石材均为两侧门堆倒塌的石材，杂乱无序，石材之下有大量红陶筒瓦、板瓦残片，清理掉这些倒塌堆积后，门道中部为裸露的山体岩石，南北两侧为黄褐色土夹杂小碎石块，整体较为平整，应该就是原来的门道地面。门道地面土质较周边土质更硬，应为长期踩踏形成。门道处的山体岩石较东西两侧低，低矮处东西宽约3米，最深处约0.75米。根据已发现的迹象判断，门道地面是将中部山体岩石向下凿，并对南北两侧生土进行平整，从而整体上形成一个较为平整的门道地面，门道宽度应不大于修凿山体岩石的宽度（图版一、图版二）。



图四 4号门址平、剖面图

（三）出土遗物

4号门址出土了少许瓦当、筒瓦、板瓦等建筑构件。

1. 兽面纹瓦当

标本2件。均为泥质红陶，形制相同。高浮雕式兽面纹，长方大口，十二齿，口中有“一”字形舌。眼眶大致呈菱形，眼尾有三角作锥状上翘。眼球突出，饰一周凹弦纹。鼻孔圆张，鼻上三重折齿堆纹。眉羽、胡须均作卷曲上翘状。额头饰火焰纹。外缘饰有一周凸弦纹。

2015JWN4T0202③：1，瓦当边缘局部残缺，上半部分稍有残缺，复原直径14.9、残宽12.8、厚3.6、边轮凸起0.8厘米（图六，1；图版三，1）。

2015JWN4T0201③：1，瓦当边缘局部残缺，右侧稍有残缺，复原直径15.4、残宽12.2、厚3.9、边轮凸起1厘米（图六，2；图版三，2）。